

云破处

池莉

1

开始一切都是舒缓的，平和的，宁静的，一如既往的。他们的生活和为人就像正午的阳光照耀下的一片绿叶，通体透明，脉络清晰，色泽柔和又可爱。不像有些人，生来就是模模糊糊的，到处留下的都是语焉不详的人生片断，把他周围的人，把生活与历史都搅得似是而非。金祥和曾善美是阳光下的绿叶，全钢铁设计院的人都相信这一点。他们相信在他们的眼睛里，这片绿叶就连毛细血管都是纤毫毕现的。

2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是一句不容易过时的话，因为它其中所包含的褒奖之义使绝大多数人无法谢绝。这句话在这所钢铁设计院一直流行着。

在雪亮的群众眼睛里的金祥和曾善美的现实生活是这样的：十八年前，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的工农兵大学生金祥被分配到这所钢铁设计院工作。该院隶属冶金部，院址位于武汉市，离金祥的家乡只有五个多小时的汽车路程。金祥是湖北省红安县觅儿寺乡觅儿寺村人，世代农民，回乡知青，曾任大队民兵排长，结过娃娃亲，有了文化之后就退了亲。

其父苦大仇深，参加过中共党史上著名的黄麻起义，打过土豪劣绅，是由后来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手下亲自发展的中共党员。在金祥刚参加工作的一九七九年，设计院请他的父亲来院里给大家作过关于中共革命斗争史的报告。据他父亲说，在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安进行的一次次围剿中，他的四个兄弟都惨遭杀害。他自己之所以幸免于难，就是太爱喝酒了。每次都是先自醉倒路边，国民党反动派就以为他已经是死人一个。当然，他也正是由于这个毛病，才一辈子在农村种田，没有做成大官。不然，当个将军是没有问题的。

金祥的父亲把大家逗乐了。但是老农民掰起指头认真地告诉台下的知识分子们：

“同志们你们不要笑，当个将军不是说大话。我们小小的红安县，牺牲的就有十万多人，团级以上革命烈士有五百多人，建国后还活着的老红军有六百多人；出了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国家主席李先念，还出过两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四个国务院副总理，十个正副部长，大军区的正副司令员和正副政治委员有二十九个，兵团级干部二十四人，省军级干部一百三十多个；授军衔的时候，同志们啊，我们上将六人，中将十二人，少将四十五人。同志们，我要是少喝酒多杀人，当个将军有什么稀奇呢？”

设计院几乎人人都知道金祥父亲的故事。它成了流传至今的生活段子之一。段子就是以幽默见长的精短笑话，有荤的素的和政治的之分。国家有国家的段子，政党有政党的段子，个人也有个人的段子。段子是民间文学，源远流长地润滑着历史。金祥父亲的光荣史以段子的形式公开流传，对金祥来说是一件不太严肃的事情，但是金祥从来不恼，他是一个随和的人。

金祥在大学里入党，二十五岁到该所工作。他工作勤奋，团结同志，性格开朗，一贯助人为乐，也获得了相应的提升和荣誉。近年也在鼓噪下海办公司当经理的事，一般也都是以设计院出面，小打小闹，想为设计院赚一点钱。近年来他也穿西装打领带了。腰里也别了一只BP机。很快地卡拉OK也唱得毫不怯场了。金祥是一个温和的潮流人物。任何时代他都不愿意落后也不会做出头乌。

金祥有许多好作风。例如他每天早上提前上班打开水和擦桌子，十几年如一日，一直做到他被害的前一天。他还喜欢绿化环境，在机关大院和与之相连的宿舍大院里种了许多树，在办公室里长期养着几盆文竹和吊兰。

金祥嘴唇较厚，爱抿着，头发浓密生得下，所以没有什么额头，是一副话语不多可资信赖的憨厚样子。金祥在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就被破格提拔为第五研究室的副主任，第三年与曾善美谈起恋爱，第四年他们结婚。金祥在婚前有不太明显的狐臭，婚后做了一个小手术，效果很好。

与金祥相比，他的爱人曾善美的身世就简单得多。婚后金祥管曾善美叫做“爱人”或者“我爱人”。他从来不使用别的称呼，比如妻子、老婆等等。大家也都跟着他这么叫了。

曾善美是金祥的爱人，她七岁的时候父母双亡，被在武汉的姨妈收养。她的姨妈与姨父都是工程师，住在一个浓荫覆盖的高校宿舍区，因此她家教良好。一九七七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当时十九岁的曾善美一举中的，考上华中理工大学。曾善美的专业是英语。分配到设计院之后，一直在翻译室工作，业务能力中等偏上。与所里的绝大部分科技人员一样，拿国家的工资做分内的工作吃自己的饭。既不想升官又不想发财也不愿意表现自己压抑别人。她是一个能够给她身边的人以高度的安全感的人。

曾善美的性格与金祥惊人地相似，她天生一副笑模样，性格开朗，助人为乐，酷爱做办公室的清洁，也在办公室的窗台上盆栽了文竹、吊兰，还在自己的案头养了一盆海棠。海棠开花和不开花的时候都花红叶绿地点缀着曾善美办公时冷静的脸庞和她玲珑的手腕还有她纤细的手指，久而久之，办公室的曾善美成了设计院一道宜人的风景。这道风景是无声的，是一种情感，潜伏在人们心里，只有在发生意外的关头，你才会忽然觉得这个单位有让你熟悉得喜欢的某种氛围。曾善美就是那种制造单位特殊氛围的人之一。她身上具有一种气质。

关于曾善美，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多说。她自己是孤儿，婚后至今也不曾开怀，生活上一切都依靠丈夫金祥。她是一个经历简单得过于单调的女子。走在大街上的人群中，她是永远也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的。唯有她的气质是她身上复杂的内容。这个内容使她在设计院这个她所生活的领域里变得有意义和重要起来。

在设计院，曾善美是被大家公认的拥有优秀气质的女性。她的外表也与她的气质相当匹配。她秀丽光洁的手腕与手指就不难说明她是那类小巧玲珑的女人。她小巧玲珑却还得天独厚地拥有饱满的胸部和臀部。假如她还拥有一张漂亮的脸蛋那就糟糕了，那就等于她在把别的女人往死里逼，也会让男人终日地焦灼不安。那么一来红颜薄命的古典陷阱必将在现实中一步步地吞噬她。万幸的是曾善美的面容非常普通。她非常普通却不

失端正。这就很好，是一个懂事的女人。并且曾善美一贯地朴素。她长年的短发，从不烫头，一直是由金祥替她理发。她从来不着颜色鲜艳的、大花大朵的衣服，她甚至从来不穿裙子。当代的女人不穿裙子似乎太保守了，所以不知有多少人包括金祥做过她的思想工作。曾善美总是这么告诉他们：“其实我也很想穿裙子，但我的膝盖格外怕凉。”

当然，曾善美又绝不是邋遢和土气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她在院里就不会有极好的人缘，首先男人们就接受不了。这所钢铁设计院的男性占绝大多数，院长以及各级重要人物几乎全部是男人。曾善美的朴素是那种形成了风格和极其讲究的朴素。她的衣着式样传统但在布料的质地和服装的做工上丝毫不含糊，颜色的搭配上也是半点不肯露怯的。衬衣隐约显现乳罩的情况在全世界到处开花，在曾善美这里却可以保证滴水不漏。这使得曾善美随和的性格里蕴含了一种古代贞女既傲慢又楚楚可怜的矜持。这种在当代的女孩子身上已经风毛麟角的矜持正为知识阶层的男性所心仪所怜悯，能够激发他们潜在的骑士之豪情和绅士之风度。用通俗的话说吧：曾善美非常地讨人喜欢。非常。

金祥和曾善美的恋爱关系是由金祥他们研究室老主任的妻子介绍建立的。他们恋爱顺利，婚姻也顺利。两人总是和和美美的。小两口偶尔吵架，老主任的妻子就去调解，一般也就破涕为笑了。他们婚后居住在设计院宿舍的一套两居室里。邻里关系处得胜过亲戚。小家布置得雅致而温馨，种满了常绿植物。曾善美在家里有一些娇滴档的，大小事情都是依靠金祥来做。金祥也乐意做。他们最大的遗憾就是结婚多年没有孩子。于是他们的头等大事就是跑医院和吃药。无数次的生殖系统的检查证明金祥和曾善美都没有毛病。中医认为也许是曾善美的五行不通，经络不畅的缘故，因此曾善美在长年地勤勤恳恳地喝着汤药。

这就是在设计院生活和工作着的金祥曾善美夫妇。他们就像晴朗夏夜里的星星，谁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在他们的观照下，我们觉得危险和动荡总是在电视上报纸上和传闻里，而我们身边的生活总是舒缓的，平和的，宁静的；老实得近乎于平庸。

### 3

在一个同以往没有任何区别的一天里，一张大红烫金的请柬装在一只普通的办公信

封里通过邮局摆到了金祥的办公桌上。金祥大大咧咧地拆开了它，一看就咧嘴笑了。这就是一个凡胎肉身的人不可能觉察到的神秘命运的悄哪降临。金祥是一个正常的人，他不可能扔掉请柬。他咧嘴笑着，当时就往曾善美的办公室拨了一个电话。电话一通，他就听见了自己爱人悦耳的声音：“喂。”

4

哪怕发生天大的事情，事件中的有些过程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们的现实生活限制了我们，它使许多重大事件中的情节似曾相识。比如金祥收到的请柬，其实就是一份现在在四十岁左右的人群里头嗡嗡乱飞的那种请柬：校友聚会，战友聚会，插友聚会，中学乃至小学同学聚会。

不知是开始进入怀旧的年纪了还是想开始新一轮的感情追求，抑或是受了流行歌曲和泡沫文化生活的影晌。总之我们在各种档次的饭店酒楼里，随便就可以见到这样一些中年人或准中年人的聚会。他们贫富不均，形态差异很大。有的挺胸腆肚，穿着本市服装公司精心缝制的全毛西服，洁白的衬衣，打着图案庄重的领带，和蔼可亲，与每一个人颌首握手，后面有司机跟着拿文件包，这是当了官的。有的一身名牌服装，面如奶油，头发丝毫不乱，指间戴一枚或多枚镶钻金戒，手提电话放在餐桌上，凌志或卡迪拉克小轿车泊在饭店停车场，是自己开车来的；他们的一双眼睛肆无忌惮地到处流动，过分热情地与人寒暄，这是当了老板或做着大小总经理的。更多的人是穿着出自大众商场的服装，价格大约在一百五十与四百五十之间；这些人在家里精心地刮过胡子修过了面，但是脸色还是姜黄的，两鬓夹了白发，深刻的皱纹暗示着日常生活琐碎的磨难，这便是那些平头百姓了。只有少数人是异端，坐在暗处，衣着不整但却绷紧着一股精神，猛抽烟，把虎落平阳的乖戾表情掩隐在香烟的雾霜之中，一心要等人家首先认出他来。这样一些人多半是早年学习成绩比较好后来却一直郁郁不得志的工人，普通职员，一般教师，文学写作爱好者，文学评论爱好者或者也可以说是作家，反正现在的作家又不值钱可以随便自封。诸如此类，等等吧。

但凡女性，基本都化了妆，为此次聚会穿出了最漂亮的衣裙，露出了学生时代的纯洁笑容。只是这笑容业已不是那笑容，再真挚也不免有老妇卖俏之嫌。可怜女人终归是不敌岁月的，不过如今的许多女人明知敌不过岁月也还是要敌一敌的，花衣服金首饰红胭脂还是要试一试的。总之现在是人胆量都大了一圈。

这种聚会整个陷落在惊喜，慌乱，嘈杂，忆旧，感慨万千，愤世嫉俗，不知轻重的气氛之中。大家拉拉扯扯地轮流唱着卡拉OK，歌曲的曲目中，《同桌的你》是必定要唱的：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为你做了嫁衣？

《牵挂你的人是我》也是基本要唱的：忘不了你的人是我，看不够你的人是我，体贴你的入关心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聚会的保留歌曲是五六十年代风靡中国的一批前苏联歌曲：《红荡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喀秋莎》等等。最后是《友谊地久天长》。大家把这些歌一唱一听，揉揉搓搓不知道涌出了多少酸甜苦辣的感情。是同桌不是同桌，是朋友不是朋友，是同道不是同道，全都心心相印无话不谈了。

在收到大红烫金请柬的第二天晚上，金祥携曾善美去参加的就是这么一个大型聚会。这个聚会与其他的稍有不同，请柬上有一行添加上去的铅笔字：你如果不怕老婆知道你过去流鼻涕的丑态或者你不怕同学看见你老婆的丑模样，你就可以带老婆。金祥就是看了这句话才喷出笑来的。他当然是敢带老婆去的。

曾善美参加了丈夫金祥那帮老同学的聚会。聚会上曾善美不想出风头但是形势由不得她，她还是风头十足。她因为没有生育过所以还是一副姑娘的好身材。加上她白衣黑裤素着一张光滑的脸，活生生被一群花花绿绿的黄脸婆给衬托了出来，好像她才是歌曲里所唱的那个同桌的你。大家都乐意请她跳舞，乐意陪她坐在幽暗的火车座里喝咖啡聊天。在这个晚上，最得意的是金祥。他看都不看曾善美一眼，整个把她让给公众，充分地表现着自己的慷慨大方。

聚会照例结束得不是太晚，大家都是拖家带口的人。晚上十点半钟，曾善美从一个角落走出来，微笑着走向金祥，挽起了他的手臂。大家鼓掌。曾善美羞红了脸。美满的

夫妇告辞大家钻进出租车回家。

5

在这个聚会上，曾善美都与谁谈了话，是些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告诉了曾善美关于金祥的一些什么事？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忽略不计的。曾善美到底了解了多少情况，她根据什么相信了她素不相识的人，我们也不得而知。这种聚会嘛，中年人最后的疯狂，发生许多意外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不必去细究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既用大同小异的情节使我们厌烦又用神秘莫测的细节使我们显得无知。总之，金祥曾善美夫妇从愉快的聚会上回到家里之后，曾善美没有首先去洗澡，这是异常的。曾善美让金祥先去洗澡，自己倒在沙发上，皮鞋也不脱。与曾善美在这个四十五平方米的空间里共同生活了十五年的金祥立刻嗅到了空气里的不安。他进了卫生间又赶紧退出来，向沙发那边伸着脖子，问：“怎么了？”

曾善美没有反应。

不安的空气在金祥的感觉中膨胀着。他蹑手蹑脚地猫行过来，为曾善美脱掉皮鞋。曾善美没有拒绝。她仍然闭着眼睛，仍然没有任何表情，全身松弛，任其摆布。金祥自己作出了解释，说：“累了。是很累。躺一下再说吧。我先去洗了。”

卫生间的水龙头哗哗一响，客厅里沙发上曾善美的眼帘就颤抖起来。薄嫩眼帘的剧烈颤抖和小草般的睫毛在空中无助的哆嗦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情感到达极致的证明。尤其是曾善美还强忍了从聚会结束到金祥进卫生间这么久的一段时间。毫无疑问，此时此刻的曾善美整个身心都被某种无比强烈的情绪涨满，胀得皮肤发痛。紧接着，汹涌的泪水决堤而出，就跟洪水溢出长江一样，无声无息地淹没了女人的脸庞。这是惊心动魄的一刻，是女人密不示人的一刻，这种泪水的意义绝对不再是所谓的哭。

可以肯定的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发生了。

泪水一泄之后，曾善美皮肤的胀痛消失了。她用自己手包里头的面巾纸把泪水处理得不留一点痕迹。这时的曾善美睁开了眼睛，她眼睛的外形没有改变，但由她眸子深处

射出来的光芒其锋线异常地诡异复杂，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光芒。这个女人在这个晚上的五个小时里已经完成了某种彻底的变化。

金祥洗完澡出来，发现曾善美已经上了床。她不仅换好了睡衣睡裤，而且好像早就睡着了，床头柜上也没有她十五年里每天晚上临睡之前都要看几页的书，金祥轻轻地摸了摸曾善美的额头，她的体温并不高。曾善美的一反常态使金祥有点惶惶不安。他去阳台上对着夜空抽了一支烟。据他的经验，如果发生了与他有关的事情，曾善美是绝对不会让这事情过夜的。那么大概是她自己的事了。遇到了她的同桌的他？想到这里，金祥戏谑地笑了。他在阳台的瓷砖上碾灭烟头，回房间睡觉。

当然事情并没有就此为止，恰恰相反，帷幕在缓缓地悄悄地拉开。控制这帷幕的是曾善美的手。她希望一切都在日常生活的水平面之下进行。对自己生命本能的保护使曾善美变得格外智慧格外冷静和格外敏锐。

在聚会的翌日清早，曾善美与往常一样按时起床。梳洗之后，也与往常一样拿了一只不锈钢的饭盒，下楼去食堂为他们夫妇买早点。下楼的时候，曾善美遇上了她经常遇上的邻居及其孩子，他们打招呼，互相问候早上好，曾善美照例逗了逗孩子。在食堂，曾善美依旧满面春风。

两口子相对吃早点的时候，金祥对昨晚的异常情况提出了疑问。曾善美平静地告诉他：“没有什么，就是太累了。”

早晨熟悉而温暖的家庭环境使金祥很容易地相信了曾善美，昨晚的不安基本消散。在两人分头上班之前，金祥还与曾善美开了一个玩笑，说：“我还以为你遇上了一个同桌的他呢。”

曾善美对金祥使用的也是与平时一样的态度，她和颜悦色，不紧不慢地说：“遇上也没有戏了，都老太婆了。”

金祥摸了曾善美一把，说了一句夫妻间的挑逗话。一个男人与女人这么地分手出门上班，他这一天的工作情绪肯定是良好的。

接下来的日子，每一个早晨看起来都还不错。



甚至可以这么着，关于金祥曾善美夫妇的白天几乎也可以忽略不计，或者只在关键的时刻记一记。

一般说来，金祥曾善美的白天与他们在设计院十几年的白天没有什么区别。首先曾善美是有备而来的，凭着女性的直觉和本能她一直将自己隐藏在暗处。所以一到早上她就绝口不提晚上的事情，举止行动可以做到完全地一如既往。接着金祥也自然地首选了曾善美的做法。他这辈子所受的关于夫妻关系的全部教育统统来自于乡下，那就是他奶奶和母亲常说的：天上下雨地上流，小两口吵架不记仇；两口子吵架不记仇，黑了共个花枕头。再就是：夫妻无隔夜之仇。再就是：家丑不可外扬。加上每天早晨曾善美还是一如既往地去食堂为他们买早点，这在金祥看来，曾善美始终是维护和珍爱这个小家庭的，她无非是在聚会上听来了什么话，与他闹别扭。这个女人在闹别扭而已。

金祥满有把握地想，他是不怕女人闹别扭的。他是什么人？从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田娃折腾成为国家级的副研究员，他与多少人斗过？他与人斗其乐无穷。他是哪方水土养大的？湖北红安。拿共产党的话说是将军的摇篮，拿国民党的话说是土匪窝子。他的父亲和几个叔叔都是杀人如麻的人。他还真的怕她闹别扭不成？

在金祥和曾善美不约而同的共识下，他们把生活掰成了两半。白天是延续着过去的白天，与时代与社会与设计院的同事们一道往前走着。然而他们的晚上不再是从前的晚上。

## 6

太阳落下去，月亮升起来，大门和防盗门一道道锁好，每扇窗户的窗帘一幅幅垂下来，一个封闭的空间就形成了。它好像被镶嵌在集体中间，实质上可以升腾与逃逸。它与世隔绝，光线黯淡，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具有了从事任何阴谋的多种可能性。城市里的公寓楼因为拥挤给了人“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感觉，可那不是它的真实面貌。曾善美没有移动他们家的一草一木，就从根本上创造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

最初的那个夜晚，金祥忽然觉察到了自己家里的怪异，他四处端详了半天，又在几

盆高大的常绿植物跟前观察了一会儿，后来才发现是他的爱人发生了变化。曾善美穿着一身金祥从来没有见过的睡衣，这套睡衣一反曾善美的清丽风格，图案和颜色都很浓重很不协调，就像干枯的瘀血。曾善美将自己苗条的身体蜷缩在松垮的睡衣里，坐一只小板凳，躲藏在橡皮树的阴影里面；她面无表情，嘴唇苍白，眼睛像黑夜的猫一样闪着不寻常的光——这就是从聚会的第二天晚上开始一直到金祥死亡那个晚上的曾善美的形象。最初当然是让金祥吓了一跳。他问她这套衣服是从哪里来的？问她是不适适舒服了？曾善美懒得回答。金祥只好把曾善美的变化往精神出了毛病方面想。可这个时候曾善美说了话：“你不要胡思乱想，我正常得很。我只是有一些话要和你谈谈。”

金祥松了一口气。用一般结婚多年的丈夫对妻子毫不在意的态度说：“谈谈吧谈谈吧。”

但是很快金祥就意识到大事不妙。曾善美把他们晚上的生活变成了另一种生活。另外的生活就是另外的生活。金祥想：他是不怕的。他是什么人？也许别的人他搞不定，自己的老婆还搞不定？

金祥往沙发上一坐，跷起二郎腿说：“那就谈谈吧。你又怎么了？”

曾善美：“我没怎么。我绝对正常。”

金祥：“昨天晚上回来就一副不对的样子，今天我还以为过去了呢？肯定是有问题了，有什么你尽管说，只是别老是这个样子，明天把这身睡衣扔掉。”

曾善美：“女人睡衣的事情你最好少管。好。你重视了就好。是有问题了。”

金祥：“说吧说吧。”

金祥点燃香烟，把烟灰缸拿到沙发上。

曾善美：“你别着急，有你发急的时候的。是这样，我想听你给我讲讲你的人生经历，比方几岁在哪里几岁又在哪里，从出娘胎开始讲到与我结婚为止。我希望你能如实地告诉我。”

金祥：“... ”

金祥有所警惕地注视曾善美。

曾善美：“需要这么长时间的考虑吗？”

金祥：“不是的。善美，你开什么玩笑？老夫老妻了，你还不了解我？一定昨天晚上谁给你说了什么？他们在开我们的玩笑，你明白吗？”

曾善美：“都老夫老妻了，你真的认为我分辨不出什么是玩笑？你只管讲就是了。”

金祥：“谁？是谁？谁给你说了什么？”

曾善美：“我们现在谈的问题与别人无关。我只是想听听你的人生经历而已。”

金祥：“听听你说话的这种腔调！看看你这种样子！老天爷！观音菩萨！你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你中邪了、十五年的夫妻了！让人看看，你还要我说什么经历！”

曾善美：“你激动什么？不过是一个妻子想听她的丈夫谈谈他的经历，如此而已！有什么不正常的？”

曾善美那如同夜里的猫的不寻常的目光一直追索着金祥。她的嘴唇更加苍白，随着她说话的翕动在昏暗里泛着清寒的光。

金祥沏茶，去厨房烧开水，到卫生间咳嗽吐痰，等等，做一些在家里显得合情合理的动作，试图用动作隐藏语言。可是曾善美非常冷静。她一点不着急。她蜷缩在橡皮树底下，耐心地等待着金祥回答她的问题。一个晚上不行，两个晚上；两个晚上没有结果还有第三个晚上。一连许多个晚上，金祥曾善美夫妇始终盘桓在第一个晚上的问题里。相持不下的结果是金祥作了让步。有一个晚上，他表示同意回答曾善美的提问。

金祥说话的表情是忍让的，语气是沉痛的：“我，一九五四年八月出生在本省红安觅儿寺村，农民的儿子，从小光着屁股在地上爬，五岁开始放牛，六岁下地插秧，七岁烧火做饭，八岁下河挑水。”金祥说到这里顿住了，他喉咙里似乎有些哽咽，他叭叭地吸烟。

曾善美盯着金祥，说：“九岁？”

金祥：“九岁我才上小学，开始做所有的农活。”

曾善美：“在什么地方？”

金祥：“当然是乡下了。”

曾善美：“告诉我那地方的地名。”

金祥：“你这是干什么？我是一个乡下的孩子，我他妈过的是苦胆掉进黄连汤，苦上加苦的日子。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些？你逼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

曾善美：“九岁，在哪里？”

金祥现在是真的动了气的模样。他气呼呼地指着墙上的钟。镶着金边的石英钟是一副超然的我行我素的态度，没有因为金祥的发指而刷刷地转动。大家都明白，在这种时候，时间证明不了什么。既然时间证明不了什么，你还要拿它做证明，这只能证明金祥在找借口回避对方追究的东西。如果说在此之前，曾善美对别人告诉她的事情还不敢十分地相信，现在她已经完全陷落在最坏的预感之中了。金祥还在一径地愚蠢下去，指着钟说：“时间不早了。我还要写一点东西。我还有正经事情要做，不想扯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往事对我没有什么用途。”

曾善美直奔主题：“九岁，在哪里？”

金祥瞪了曾善美一眼，进了房间。这是愤慨的一眼。如果使用在大众场合，旁观者就会因此而激起正义感，会去指责女人的胡搅蛮缠。但这不是大众场合，是两个人的战争。愤慨瞪出去如同孩子吹出的肥皂泡。金祥在节谲败退。他在曾善美看不见他的房间的墙壁后面胡乱抹着额头上的汗。他的心里也翻涌起最坏的预感。

又一个晚上在这里结束。

当金祥曾善美夫妇之间的战争帷幕徐徐拉开之后，一个晚上的结束与另一个晚上的开始便自然地连贯起来。有意义的时间流向是从黑夜到黑夜。睡觉仅仅是语言的停顿，白天完全就成了假象。

曾善美：“九岁，在哪里？”

金祥不可能一碰到这个提问就跑进房间。他被这个问题钉在了曾善美的对面。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处境的危险。他深藏起来的一座堡垒出现了土崩瓦解的迹象。他得赶紧堵住这个漏洞。也许那些人只是无意中曾善美提起金祥九岁那年离开了家乡，在湖北的另一个地方襄樊呆过三年。他们还会说什么？他们不应该知道更多的事情。那种强留青

春的欢乐聚会，人人亢奋，讲话都得扯着嗓子喊，聚光灯晃得你睁不开眼睛，你只能傻笑着与人打哈哈，能谈什么实质性问题？大概曾善美一听到她不曾知道的情况之后吃了一惊，再屈指一数，算出金祥在襄樊的三年是与她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她当然要起疑心了。女人总是多心的。女人总是因细节的不符而直接怀疑主题。再一个原因恐怕是她没有生过孩子。不生孩子的女人会和老处女一样敏感，刻薄和僵硬。

金祥走近曾善美，一边慢慢地走近，一边揣摩着在她身边蹲下的可能性。

金祥在曾善美身边蹲下，触摸了两下她的手背。他注意到曾善美没有拒绝和退避，还注意到她的手背皮肤给他的细嫩爽滑之感，这是从别的女性那里从来没有感受到的。一个成熟男人的心就是这么地无奈，它更重视被女人身上游丝般的细微感觉缠绕。他是不可能放弃她的。所以他决定把一番话从肺腑里吐出来。

金祥：“善美，你是我的爱人。我们在一起已经相依为命地生活了十五年，我们还将相依为命地白头偕老。我们没有孩子，没有什么亲人，我们只有彼此。我们不是一般的夫妻关系，我们是血肉至亲。你应该相信我，我不会对你隐瞒什么事情的。过去的一些小事，如果我没有告诉过你，那可能是我忘记了忽略了，我是一个粗人，一个农民出身的粗人，你得原谅我。至于我九岁到十一岁的经历，也就是不足挂齿的一件小事。我离开了家乡三年，过继到我表叔家做儿子，那个地方叫襄樊九龙沟，也就是你小时候住过的那个地方。后来我过不习惯，我爹妈就把我接了回来。八，九，十，臭狗屎。这是我们乡下形容男孩子的。那时候的我，也是调皮的臭狗屎一堆。后来的我，基本上就把那一段日子忘记了。再加上九龙沟是你最伤心的地方，这么多年来，我只注意到尽量不提九龙沟，倒真的不是想故意隐瞒经历。臭狗屎的年纪，谈得上什么经历？又有什么事情值得隐瞒呢？”

金祥的这一番话带着一股极大的真诚和热情。金祥一边说一边观察着效果，他希望冰冷的曾善美雪人一般融化，嘴唇恢复红润，倾倒在他的怀里。

金祥的话说完了。冰冷的曾善美没有融化，依然固执地蜷缩在她的睡衣和橡皮树混合而成的晦暗环境里。但她听得十分认真。

曾善美：“说完了？”

金祥：“完了。你还需要我说什么吗？”

曾善美：“我需要？重要的是你还需要对我说些什么。”

金祥：“看来你还是不相信我？”

曾善美不说话。

金祥：“真的有人在开我们的玩笑。他们嫉妒我们。哪一天我们去找他们对质好吗？”

曾善美依然不说话。

金祥又抽了一支烟。香烟是男人思考和缓冲矛盾的道具。金祥在一支烟的工夫里又想好了一个对策。这个对策就是性。丰富的经验告诉金祥，如果这个女人让你进入她的身体，她对你再恨也是爱的，稍有耐心你就可以化险为夷；如果她死活不让你进入身体，你就趁早死心，你拿原子弹都是与她解决不了问题的了。

金祥雄性十足地挥手扔掉烟蒂，不由分说地弯腰抱起了曾善美。他原以为要费一点劲的，因为他估计曾善美要扭捏一下，没有想到一抄就起来了。这使他的事先准备好的重心点出了一点问题，他往后可笑地踉跄了几步，不过幸好没有可笑地摔倒。他正当盛年，每天中午都打太极拳。这都有助于他站稳脚跟。曾善美没有出声，没有意外的紧张，这倒叫金祥诧异，如果是从前他就要问她了，他们就要大笑了。现在好像没有这种可能。卧室里的大床一步步迎到眼前，气氛却是南辕北辙，金祥的身体先自就意兴阑珊了。为了大局，金祥不得不继续做出十分冲动的样子。他把曾善美放在床上，为她脱去了衣服，在这个过程里他很专业地把呼吸逐步加重加急。好在他们夫妇的作风和习惯一贯都是不慌不忙，温文尔雅的，金祥因此而获得了比较充裕的时间，他努力调整精神状态，用手暗自地搞一搞机械性的刺激，到底还是顺利地在曾善美的身上做成了事情。曾善美没有热烈拥护，也没有激烈反对。关键的是金祥进去了。意味深长的是他进去了。毕竟前途是光明的。

曾善美在金祥正要恍惚入睡的时候突然说了一句话：“我想我做到仁至义尽了。”

曾善美：“现在轮到我给你讲讲我的经历了。”

曾善美幽幽地这么来一句，把金祥惊呆在卫生间门口。金祥发现曾善美还是穿着那套可恶的睡衣，还是蜷缩在橡皮树底下，昨晚在床上滋润了的嘴唇现在又是病态的枯白。他以为自己昨晚一努力奋斗，两人的关系就会多云转晴天，看来他昨晚前功尽弃了。金祥重又坠入最坏的预感之中。他有点沉不住气了。

金祥：“等等，我记得你昨晚说了一句话的，说的什么？”

曾善美：“说的我想我已经仁至义尽了。”

金祥：“什么意思？”

曾善美：“我最大限度地给你机会。但是你放弃了。”

金祥焦躁起来，咕咕地喝茶，抽烟，手脚乱动，眉头紧皱，在他们四十五平方米封闭的空间里踱来踱去，时坐时站。

金祥：“我不要你的什么人生经历！现在我得认真地问问你了，你究竟要干什么？

现在我们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都是院里的骨干力量；你知道我们研究室下面还有两个实体三个公司，我既有项目又要管经营，还要管一些党务工作；我们还将有孩子，我们正为这事吃药打针三天两头跑医院。我们有多少事情要做？我有多少事情要做？再说现在时代不同了，现在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科技一日千里。先富起来的人你也不是没有看见，人家都是别墅小车一身名牌服装了。我们就是自甘清贫，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将来的孩子着想。你每天晚上这么没完没了地和我拉扯一些凡俗琐事，搞乱了我们的正常生活，你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

曾善美丝毫不恼，反而微笑了。

曾善美：“你倒是没有辜负组织上多年的培养，没有白白地经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出落了一张油嘴，满口的大词好词。可是你别跟我来这一套，我也是过来人了。我又不是文盲，我又不是没有读过《红楼梦》，我又不是傻瓜。任你什么时代，谁是贾宝玉我也许看不出来，谁是贾政我可是可以一目了然的，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就

是。好像昨晚跟我睡觉的不是你，每天离不开吃肉的不是你？眼睛跟着漂亮姑娘跑的不是你？费尽心机捞高级职称和国家津贴的不是你？把打的和吃饭的发票费尽心机塞到下面的公司报销的不是你？金祥同志，你白天在外面吹吹可以，在报屁股上写写豆腐块文章也可以，晚上，在这个家里，面对我，你少来这一套！”

随着曾善美具有曾善美不温不火风格的流畅数落，金祥的眼睛一点一点睁大似乎要突破极限，他厚嘴唇的唇角垮了下来，将收敛不住自己表情的农民本性暴露无遗。他想象不到一个与他生活了十五年的人身上还会有他完全不了解的东西。

金祥：“你居然这么刻薄？这么刻薄！你太刻薄了！”

曾善美：“对不起，本来我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这是因为你做得太过分了。你一直对我居高临下，一直在玩弄权术，没有一点做人的诚实。你激起了我的义愤。”

金祥：“简直是笑话。我激起了你的义愤？”

曾善美：“好吧咱们言归正传。我为什么与你没完没了地拉扯这凡俗琐事？我想亲爱的你是明白的。看在十五年夫妻的分上，我一直在给你机会。可是你一再地与我打马虎眼，与我绕弯。甚至连襄樊九龙沟这个地名提都不敢提。其实你是一直抱着侥幸心理的：她能够知道多少呢？是的，也许我不知道多少，也许我只能怀疑。但是，你加重了我的怀疑。你让我吃惊就像我刚才让你吃惊一样，我简直不敢相信与我同床共枕十五年的人竟然如此地卑劣，如此地阴暗，如此地虚伪——”

金祥拍桌：“够了！”

金祥的胸脯一起一伏，思想满脑子乱转，又去喝茶，极力想使自己冷静。曾善美住了口，处子一般安静地望着金祥，是猫的眼睛和猫对老鼠欲擒故纵的柔若无骨的姿态。

金祥：“原来你是在怀疑我。因为我在襄樊呆过而忘记了告诉你，你居然怀疑我知道你父母的事情。那时候我才多大？你真是太富于想象了。我只能说你这是没有生养孩子闲出来的毛病，也许是内分泌失调了。也不怪你，怎么说到底也是往四十奔的女人了。眼见得自己日益地老去，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金祥恶毒地刻薄着曾善美。其实他非常懂得哪儿是女人的根本要害，只不过十五年



来使用不上罢了。纵然曾善美再沉得住气，她的内心一定受到了惨痛的摧毁。曾善美是一个聪明不过的女人，她会在金祥的刻薄里听出弦外之音的：一个半老的女人了，与朝气蓬勃的男人闹什么闹？闹了又怎么样？谁会再要你？现在的大街上美女如云，这是有目共睹的。

这时曾善美倒真的微笑了。一切都在按她预想的程序进行。他们配合得很好，他们在共同地奋力地撕去他们过去温情脉脉的面纱。面纱后面的他的确是卑劣得厉害。他已经比较地遭她恨了。他对她不客气了。他在激愤。他乱了阵脚。她一定要让他彻底地露出马脚。现在曾善美只有一个念头和满腔的义愤。这个念头便是：她的父母和弟弟不能白死，她所受的非人的苦不能白受。她的义愤是：一个人害死了那么多人居然可以心安理得地愉快地生活下去。世界上好像没有良心这个东西。他明知与他睡在一起的是他的受害者，可他居然在十五年里从来不做噩梦。他从来没有不安，没有失态，甚至没有生过病。这还是一个吗？

当然，曾善美没有证据。她的父母惨死的时候她才七岁。事情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九龙沟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当年的那个保密工厂早就转轨合并，人去鸟飞。进入八十年代后期，整个九龙沟中外合资被建成了一座庞大豪华的旅游度假村。多年来，曾善美一次次故地重游，寻寻觅觅，她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现在的九龙沟几乎没有人知道三十年前的那桩惨案。没有人记得那个炎热的夏天，一架飞机在九龙沟的上空盘旋，地上有成千上万的人震惊地仰望着。那时候有几个人见过飞机？那时候人们紧张得气都喘不过来，纷纷说：连飞机都来了！连飞机都来了！人们在九龙沟的开阔地带堆起了许多堆篝火，等火燃烧起来之后朝它泼水。泼水的人群里头有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她以为飞机一来她的父母就有救了。她奋力地朝火堆泼水，好让浓烟腾上天空。她望着飞机，跟着飞机拼命跑，撕心裂肺地喊：“飞机——飞机——”

几顶白色的降落伞在空中开放，飞机终于投下了急救药品，小女孩奔跑着扑上去使劲亲那些降落伞和药品，可是此时她的父母已经停止了呼吸。

那时候，九龙沟方圆几十里，为了看飞机万人空巷。而九龙沟本地的人，无人不对

在飞机下面奔跑的小女孩记忆深刻。

在那个聚会的晚上，一个男人走过来，只看了曾善美一会儿，就说：“你就是那个女孩吧，九龙沟保密工厂的？飞机，飞机。”

曾善美说：“飞机，是的。”

最后曾善美发现证据是不存在的。那种具有物质性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可以固定一个人的良心和语言而让凶手无处逃遁的所谓证据是没有的。她捕捉到的东西不是证据而是事实。那么一切当然只有靠她自己了。

金祥：“尽管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不能老是这么陪着你。你看看电视，休息休息，早一点睡觉，我出去办一点事情。”

金祥煞有介事地戴上BP机，夹起公文包，准备遗弃这个令他窒息的空间。两人拔河，我突然松手，你就摔到地上去吧。

曾善美坐在她的小板凳上纹丝不动。当金祥的手正要去拉开房门的时候，曾善美说：“你真的不想知道我掌握了你的什么情况？你就这么走，放心？”

屈从于威胁使金祥犹如受到胯下之辱。一种叫做深仇大恨的感情在他心中复萌。那是从前他在地里做农活远望着城市的高楼所产生的感情。后来他进了城市，他以为那种感情会就此消失。金祥极不甘心地慢慢地松开了手，慢慢地转过身来。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出现了在电影上经常看见的幻觉：他慢慢地转过身来，突然开了枪，曾善美应声颓然倒地，得意的神情还没有来得及从她的脸上消退下去，整个画面便构成了她对自己幽默的讽刺。

金祥没有枪。

曾善美：“现在该轮到我给你讲讲我的经历了。我也有一些事情从来没有告诉你。这对你是不公平的。在我的经历中，你可以追究任何一个问题。我保证会尽量地给你答案。然后，我要干什么？我究竟是什么目的？一切就水落石出了。OK吗？”

金祥此时的眼神也变得非同寻常，光焰的的。他与曾善美对视着，回答：“OK。”

金祥曾善美夫妇夜晚的紧张生活悄然地深入进行着。

正如前面说过的，金祥曾善美夫妇的白天生活可以忽略不计。事情即使发展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的白天还是可以忽略不计。在设计院人们的眼中，金祥和曾善美是一列安全行驶了十好几年的老火车。总是在同一个时间开动，在相差不多的时间里到达每一个车站。金祥没有忘记提前上班打开水擦桌子，没有忘记给文竹和吊兰浇水；曾善美也没有忘记。他们俩都没有突然地形容憔悴，刹那间脸色苍白什么的。更没有冷不丁地失手打碎玻璃杯，悄悄地唉声叹气等等。只有一些中国电影和一些中国小说不知出于什么理由，把中国人的感情搞得很表面化，动不动就会有以上的失态行为，脆弱敏感得跟纯种的贵族狗一样，经不得一点风雨掺不得一点瑕疵，好像他们祖上几代都是在物质条件优越精神文明程度极高的良好环境里生活过来的。金祥曾善美是我们真实生活中的中国人。就跟行走在我们身边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他们或者步履匆匆或者脚因路边，但都是面无表情。他们善于把一切深藏心里，具有良好的自我平衡能力。他们久经风雨，十分皮实。绝对不会小惊小咋，小喜小悲。金祥曾善美夫妇就是这样的中国人。这段时间金祥曾善美他们的白天没有引起周围任何人的猜测和怀疑。

值得记一笔的是金祥曾善美在这一段时间的白天里，与他们的同事一道关注和谈论过的一些话题。把这些话题罗列出来，他们的故事就有了一个巨大的现实背景。金祥曾善美夜晚的故事与这背景并行不悖，构成的图案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在一次飞行中往下看见了江西的庐山。它让我想到了一个前卫的冷静的纯粹的美术用语：地景艺术。当时我就联想到这个词同样地适合正在发生着的金祥曾善美夫妇的故事。时间是可以人为地制造的，飞机腾空一万米，距离就成了时间，就成了历史。只要我们往下面探头，看见的就是地球某一物件的全貌，表达着多种意义的全貌。

一九九五年的九月初到十一月初，金祥曾善美夫妇在设计院工作之余和工作之时与他们同事一道关注和谈论的话题如下：

- 1、关于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通知：我们院的歌咏队已经演出十场了，在钢铁系统的“皇家乐”杯评比中荣获第一名。现在发给每个参与者奖金一百元，泰国香米一袋。

善美，走，领奖金去。

来了。胡老师，近来老主任身体怎么样？

不错，会走路了，小金参加了歌咏队吗？

算间接参加吧。他没有唱歌，他不会唱歌。他为我们搞后勤了，我们演出的服装是他拉的赞助。不过够呛，寒酸了一点。他就那么大一点本事。

这就不错了！我们院里有能耐的人不少，可都是往自己口袋里捞钱。完全是富了和尚穷了庙。你们做人真的是很无私方正的，真正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过奖了胡老师。

一点不过奖！大家的公认。米你就不领了吧？

不领了，金祥会领的。

你这个丈夫真是模范丈夫。我这个大媒做得好吧？

那还用说。

善美，我们还要演出，电视台和我们搞一台晚会。我们的节目得调整和丰富一下。你得考虑再来一段独唱。

不行不行，我唱不来。

来吧来吧，你就别下去了，小张你去给曾老师他们科打一个电话，说曾老师留在工会商量歌咏会的事情。强调一下这是今年的头等大事啊。

主席，我真的唱不了，信天游太高了。

那你自己选一个不高的歌。别推了，是政治任务。

好吧，那我就唱一个“正月里来是新春”。

行。到底是曾善美。组织依靠你这样的人是不错的。那些现在的大学生实在不像话，只会唱什么“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我回答他们：不能！来，你试唱一下。

让我清清嗓子——正月里来是新春，赶着那猪呀羊呀出呀了门；猪啊羊啊，送到哪

里去，送给咱亲人解放军——哎呀主席，解放军就不对了吧？我们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要选一九四五年以前的歌吧？

对对，把人都忙昏了。好像这个歌从前就是唱的八路军，后来抗战胜利了才改成解放军的，不过，得有根据，没根据可不能乱唱。小张，你去拿歌单来。

歌单上还是解放军嘛。

曾老师，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小忙。

你尽管说，只要我能够做到的。

我先生下个月去德国，我想请您的爱人替我们换一点平价的马克。今年马克一直坚挺，居高不下。黑市都换到了六点二。

好的，回头我问问金祥。我想大概是不难的，只是多少的问题了。

谢谢了。哎，曾老师，您说我们全世界人民都在庆祝我们胜利五十周年，冷眼一看，这他妈谁胜利了？现在就数马克和日元牛气，他们日子过得比我们都好。这很黑色幽默嘛。

怎么说呢？我觉得经济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志。但是，我们是得冷静客观地思考问题。

您的歌选定了吗？

还没有。有的不会唱，有的又大高了，一般的别人都唱了。

我教您一支歌吧，特简单，特好唱，儿歌似的，而且保证没有人唱，绝对地道的古董，保证您一唱就轰动。是我爷爷在家经常唱的。

你唱我听听。

您听着，歌名叫《除“三害”歌》：

王呀三春棒老二，

骚扰苏区屠杀穷人，

借日款几千万，

多大的利钱呀多大的利钱，

害我们难过；  
汪呀精卫陈公博，  
十分阴谋万分作恶，  
可怜我穷人们，  
怎么样生活呀怎么样生活，  
这日子难过。

好了好了，笑坏我了。你们这些小姑娘！我还是唱“正月里来”得了，管它歌单不歌单，把“解放军”改“八路军”就行了。

2、关于中国四十年代中期走红的女作家张爱玲客死美国洛杉矶。

善美，你喜欢看一点小说，你来给我们说说，这个张爱玲是什么人？写了些什么书？寿终正寝的，安逸不过了，许多报纸还登个没完，为什么？

张爱玲是解放前，上海一个非常走红的女作家。非常有才气的。我看过她的一个小说，不是很长，就像现在杂志上登的一般中篇小说。题目叫《倾城之恋》，描写上海从前的太太小姐的生活的。把那种生活写活了。挺好的。

哦。写太太小姐生活的东西好得到哪儿去？

现在外面到处都有她的书卖。你们可以买来看创。

现在外面什么没有卖的？能随便买东西？瞧，这女作家穿这么高领的镶边旗袍，戴了耳环，模样挺风流的。我就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作家。

当然哪，人家是清朝重臣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嘛。

我说呢，没有后台还能走红？当时不定怎么炒她，和现在风气一样，中国的什么事都是有传统的。

你们这是乱说了。张爱玲可不是现在社会上那些所谓的作家。人家是很孤高的。

孤高怎么就红了？古来圣贤皆寂寞。善美呀，那些真正的高人咱们是知都不知道的。我们没有看她的小说，按说也不该瞎评论人家。但是，她年轻的时候走红，穿红戴绿的，

等清苦日子来了，她又去了美国，一活活到七十好几，死了还这么多报纸登她，一个人把什么都占全了，这叫什么怎么想？曹雪芹都住过草棚呢。就凭这张漂亮脸蛋，我们还真不敢相信她有什么才华。女作家没有漂亮的，漂亮也不会去当作家了。据说我们市也是有女作家的，据说还在电视里面出来过，那模样实在不敢恭维！也就是大街上的普通小市民罢了。还听说就住在汉口，我量你与她撞得一哼你也认不出她是作家来。善美，你这人总有那么一点天真气。别看一些作家的文章把自己写得哪，给你的感觉那他就是中国少有的伟男子和美小姐，其实人是狗屁一个，比你善美要差远了。

你们说别的作家我不知道，随便你们怎么说。反正现在谁是真作家谁是假作家咱也闹不清楚，但是你们对张爱玲的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人家是有历史证明了的。

多长算历史？什么是历史，什么叫流传下来了？是你知道的东西叫流传了，还是他知道的东西叫流传了？

我不与你们争论了，我这人从来就不善辩。但是我还是觉得一个人总不能这么虚无。

### 3、关于我国商品经济中的暴利现象。

告诉你们，上街买东西一定要注意！特别是金祥这样的人，其实是一个院里的老土，可是又下了一点小海，有时候难免要穿几件时髦衣服，服装的暴利是最厉害的，金祥买衣服要当心。

少拿我开涮啰。

不是涮你呀。北京西单一个商场的皮夹克，标价是一千七百元，经过行家鉴定，这件皮夹克与王府井大街满街降价处理的三百元左右的皮夹克一模一样。一条西裤，在精品店卖五百多元，在百货商场只卖三百左右，在批发市场呢？吓你一跳：八十元。

不稀奇，去年中秋节我在北京出差，一个朋友请我吃月饼，说是香港当日空运来的港式月饼，一只的价格是五百六十八元。我吃了，也就是月饼的一些基本原料嘛。

你说现在这像什么话？一条皮带一千多元，一双皮鞋一千多元，一双袜子五百多元，而且还不是真正的名牌。金祥，我认为这是违背了中国国情和市场价值规律的，已经扰乱了正常的商品经营秩序，误导着生产投入，导致大量的伪劣假冒产品充斥市场以牟取

暴利。国家要管了，非管不可了！

管谁？难呢。我们认真想一想，谁是最大的暴利获利者？有一个经济学家举例说明问题的时候，例子是中央电视台。国家一级的电视台，其资产以及生产资料，地位以及信誉都是国家的，可他们在黄金时间大量播出广告，并且还搞广告的竞价，一条几秒钟的广告成百万上千万。厂家的这一部分开支从哪儿出？还不是摊进了产品成本，体现在销售价格上，最后还是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来了，这就是暴利嘛。谁来管一管中央电视台？

金祥说得好！看问题就是深刻。是啊，谁来管一管中央电视台呢？

#### 4、关于北约用高技术对波黑塞族实施空袭。

乖乖！这次波黑真的是见鬼了。从八月三十号到九月十四号，北约出动飞机达三千四百余架次轰炸塞控区。他妈的，那么一小块弹丸之地，还不地覆天翻了。

过瘾哪。让我们大开眼界哪。北约动用的全是最先进的技术：美国“F”家族飞机，鬼怪式飞机，法国幻影飞机，英国旋风式飞机，美国还从航母上发射了战斧式巡航导弹。

美国飞机的名字就他妈的过瘾，一种轻型飞机叫“食肉动物”，可以在空中停留二十四小时，还具有夜视功能。他们还有什么激光目标指示器，专门为低空飞行的喷气式飞机指明目标。

真的是非常过瘾，他们的激光制导炸弹，可以准确地削掉一个兵工厂，与兵工厂只隔一条狭窄乡间小道的小学却丝毫无损。就像香港电影里面常说的：帅呆了！

金祥你说，如果我们与帝国主义者再打起来，结果会怎样？

那可难说。战争的事情非常难说。我们人多呀。十二亿，是一个什么概念？不过打起来总是很有意思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些高技术的武器，制造一件都是上亿的美元，我们哪儿有这么多钱？打起来就可以缴获他们的了。

我可不愿意打仗。

那你就是一个庸人。开玩笑的啊。因为其实战争是最快的文化交流。人嘛，总是要死的。死得有价值就成。

金祥到底是老革命根据地的后代，是他爸爸的儿子，就是有砍头只当风吹帽的气概。



## 5、关于社会治安与腐败现象。

这是一个从一九九四年延续过来的话题，日常被谈论得最多，男男女女，办公室，图书室，食堂，厕所，这个话题像风一样流动着，金祥与曾善美都参与了观点折中的议论。在此不赘。

## 10

又是晚上了。他们空间的四周是由植物组成的墙壁，它们是橡皮树、龟背竹、棕竹、万年青、无花果、米兰、君子兰、兰草及各种吊兰和各种海棠；常青藤布满阳台，其触须每时每刻都在向天花板延伸。这是一个令他们骄傲了十几年的家，热带雨林公园般的家。但是当金祥曾善美的战争进行到晚期的时候，它们使这个空间阴影幢幢。金祥的想法是：在这次的噩梦结束之后，他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些植物全都送人。在这些个晚上，过多的植物参与了曾善美的阴谋。曾善美一直躲在最高大的橡皮树下面，冰冷恶毒得像一条蛇。

曾善美像蛇一样冷血地展开了令金祥更加胆战心惊的话题。

曾善美：“从我父母死亡之后说起吧。我得给你说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我一直没有对你谈起过我的兄弟姐妹是吗？”

金祥：“没有。你给我们的感觉是你是一个独生女。”

曾善美：“我说过我是独生女吗？”

金祥：“我不是说你说过，是说你给我们的感觉。我们结婚的时候回乡下，我奶奶问过你有没有兄弟姐妹，你没有说话。我怕触动你伤心的往事，把话题岔开了。后来我再三嘱咐我的家里人，要他们谁都不问你的家庭往事。”

曾善美：“你的记忆力很好嘛。给我一杯茶好吗？”

金祥从沙发上起身，给曾善美沏了一杯茶。他被这战斗之间出现的平静气氛弄得更紧张。他相信曾善美不会仅仅是想说这些不咸不淡的家常话。他开始下意识地一个一个地卸下他的指与掌相连的关节，掰得咕咕作响。

曾善美：“其实我有一个弟弟。我七岁那年他两岁。他长得非常漂亮，虎头虎脑的。在我父母死后那段混乱的日子里，没有人顾得上他，一不小心，他也死了。我可爱的弟弟，在一个早晨，死在我的怀里。”

金祥：“他怎么了？”

曾善美：“那不重要。你不会真的感兴趣。重要的是我的弟弟夭折了这个结果。在我看来，这个结果是我父母死亡的直接后果。这就等于说，那一次，凶手不仅害死了我的父母，还害死了我可爱的弟弟。我的亲人全死了。”

金祥：“这的确是非常不幸的事情。”

曾善美：“你真的对我有个弟弟而没有告诉过你不感到吃惊吗？”

金祥：“吃惊。但是我不想追问你什么，你在这方面过于敏感，你受过太重的刺激。我希望你能够忘掉过去。”

曾善美：“其实我就是一直在这么做：忘掉过去。是你带我去参加那个聚会的。”

金祥：“是谁？到底是谁？对你说了什么？”

曾善美：“瞧，我们又把话题绕回去了。我不愿意绕回去。我们接着谈我从前对你省略掉的我的经历好吗？”

金祥小心翼翼地琢磨着曾善美的表情和她的话语后面的意义。按道理，他觉得自己对那个素昧平生的小男孩的不幸应该在感情上有所表示，比如拥抱一下曾善美，替她擦去泪花，可是曾善美没有泪花，她的眼睛在燃烧。幽蓝的火苗隐约可见。金祥想：那就去他妈的吧。

金祥只好反复使用廉价的语言：“这的确是太不幸了。”

曾善美：“不幸的事情还在后面，在我的身上。他们一死百了。我一个人活着，我只有七岁，是一个胆小的无法独立生活的小姑娘。你想知道我后来的遭遇吗？”

金祥：“后来不是你姨把你带回了武汉市吗？你一直说你在武汉生活得不错，可能你姨对你并不好。你这个人不愿意说别人的坏话，一直打肿了脸充胖子。其实我早就有这种猜想。”

曾善美：“金祥，你这个人真的是自以为很聪明。我想这也许就是你最大的不幸。”

金祥：“我在褒奖你。我根本无须在你们家的破事上体现我的聪明。这段时间你整个地就不对劲。你变得太厉害了，好像不大知道好歹了。”

曾善美：“你这么说话就对了。我们已经撕破了脸，剑拔弩张了，所以你不要来那些假惺惺的东西，那只能叫我恶心。”

金祥停止了掰关节。实质性的东西来了。他抽烟。眯着眼睛。对那些阴暗的植物吐烟雾。

曾善美：“我的姨对我很好。正因为她对我像亲生母亲一样，我才没有勇气彻底地摆脱不幸。我彻底摆脱不幸的代价就会是她家庭的破碎。”

金祥：“什么意思？说具体一点。”

曾善美：“我得事先提醒你，你一定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这么多年来，你在单位，在朋友中，在家乡，都是非常骄傲的，因为你有本事实现了你人生理想的一部分，即找了一个城市的老婆；并且这个老婆是大学生，又是有品位的知识分子，长相也不难看；最关键的，她嫁给你的时候还是一个处女。一定记得你在新婚之夜对我说的话吧？‘曾善美，我早就问过你是不是处女，你说你是。如果今天证明你不是，我就只好杀了你。因为我们家的长辈明天是要见红的。’你母亲给了你一块白手巾，你把它铺在了我的身下，这一切你还记得吗？”

金祥：“当然记得。我们家就是这规矩。虽然我们是农民，但我们绝对讲究仁义道德！就是现在，此刻，我也不觉得我们当年有什么可笑的。我金祥生是人杰，死是鬼雄。只有纯洁的处女才够资格做我的女人。我还记得事实证明你是处女。”

曾善美：“所以你要有点准备。我的故事恐怕对你不利。”

金祥：“快说吧，你。”

曾善美：“我姨是一个非常仁慈又非常软弱的好人。她格外心疼我。讨厌和嫉妒我的是两个表妹。我的表弟头十年也不喜欢我，后来却非常喜欢我，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意思是我十八岁那年，他爬上了我的床。”

金祥嘲讽地难为情地捂住了自己的脸。

曾善美：“后面还有更不幸更叫人难以启齿的事情呢，我今天豁出去全部都告诉你。

我的姨父也非常喜欢我。主动替我洗澡梳头什么的，趁机猥亵我。那时候，我们的住房并不宽裕，姨父总是能够找到借口亲近我。我姨找了很多人家，后来为我要到了一间单独的房间。那是学院从前的一间门房，只有一个耳聋的年迈老人住在那儿。我搬进去的时候是十四岁。在我十五岁的那年，是夏天，我记得那晚闷热得厉害，热得我后半夜才睡着。就是那夜，他强奸了我。”

金祥：“他得逞了？”

曾善美：“是的。”

金祥：“你的表弟呢？”

曾善美：“也得逞了。”

金祥：“用你的话说，他也强奸了你。你被两个男人强奸了？”

曾善美：“如果你要我确切地说，我的表弟应该算诱奸。他说他爱我，他将来一定要和我结婚的。当时我也想和他结婚，就半推半就了。他人不错，长得很帅，高高的，懂得体贴女孩子。”

金祥冷笑。

金祥：“后来你们这对狗男女为什么不结婚？”

曾善美：“新的婚姻法规定不允许表亲结婚。再说后来我们都懂得了近亲结婚的危害。他是我姨的独生子。我姨指望他抱孙子，我不能害我姨。”

金祥：“曾善美！曾善美，我想近年来你的毛片看得太多了，它们激发了你淫荡的本性。你这可以叫意淫吧？别忘了，你是处女嫁给我的，那一年你二十四岁，是一个说话就脸红的、爱笑的女大学生。”

曾善美：“你真的感觉不出一个人说话的真假吗？尤其是你还面对着她？我已经提醒你要有一点承受能力。因为我没有说假话。我没有必要说假话。我一贯欣赏磊落做人。只不过我一直没有勇气罢了。现在既然我对你有要求，我想事情就得公平合理，其实以

前我也没有欺骗你，只不过没有把我不想说的事情告诉你而已。现在我们俩狭路相逢，不说清楚是过不去的了。所以，我鼓起了全部的勇气。我希望你不要输给了我。”

金祥：“你哪儿来的这么多废话？在这个时候还装知识分子！省一点力气说事情真相吧。”

曾善美：“你不要着急，我会说的。”

曾善美：“你一定没有忘记，当年你很想我们在秋天结婚，说秋高气爽，婚礼之后我们好出门旅行。可我执意选择冬天举行婚礼。为什么？因为我姨在我婚礼的那天，为我准备了一只鸡心。她把鸡心从活鸡的身上一掏出来就装进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小塑料袋里。然后我把它藏在身上，在晚上关键的时候取出来，往白布上面一按。就像按手印那样。白布上就会有一个完美的处女图案，足以哄骗最有经验的最挑剔的婆婆。冬天，这是我结婚时提出的唯一要求。因为只有冬天寒冷的气候和鼓鼓囊囊的衣服是我成功的把握。”

曾善美：“后来，我成功了。我必须成功。因为那是我这辈子幸福的保证。是我姨的一片苦心。可怜她一个读了一辈子书的高度近视的工程师，不得不偷偷摸摸，低声下气地向那些贩夫走卒们求民间偏方，前后花了三百块钱。一九八二年的三百块钱可是现在的三千块甚至更多。而且钱还在其次。就是因为你和你们家狭隘的封建的愚昧的农民意识，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你要知道，我崇尚做一个高尚的磊落的人，是你破坏了我的人格。你们欺侮了我的姨。”

金祥的血液终于改变了流速和走向，他的四肢发麻，脑部充血，心脏激烈地冲撞着胸壁，嘴唇和曾善美同样地苍白。十五年前的婚礼在他眼前刷刷地过电影。乡村的凛冽寒风；曾善美身上一层层的毛衣，棉袄，呢子大衣，口罩，绒帽，围巾；新房里熄灯之后繁复冗长的脱衣过程；第二天早上他奶奶和母亲面对白布上完美图案的高兴和沉醉；那块白布作为最典型的教材在全大队的女人中迅速传阅。他们金家以农民征服了城市的英雄姿态得以在村里称王称霸，从此只有他们说别人的，哪儿轮得上别人说他们家。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使他父亲又杀了两头猪，大宴宾客，让喜筵持续了三天三夜，因此而背

了一屁股的债。他的父母为这债务劳累了一生。而且还劳累得心甘情愿——为一只鸡心。

金祥：“你这个臭婊子！”

金祥的臭骂和巴掌一同扇到了曾善美的脸上，他左右开弓。如暴风骤雨。等金祥回到沙发上，曾善美才从地上艰难地爬起来。鲜血染红了曾善美的下巴。曾善美很有准备地掏出面巾纸蘸干她的血液。她表现得像是她更在乎清洁卫生。生怕血滴到了地上。然后，她坐回到她的小板凳上。

11

曾善美：“你打了我！你胆敢打人？我保证你会向我道歉的，你这个狭隘的愚昧的乡巴佬！”

金祥：“你以为我真的会向你道歉？向一个臭婊子道歉？做梦吧。打几下只是小菜一盘，后面还有大菜呢。老子会让你开荤的。现在是我提醒你的时候了，你得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足够的承受能力，我劝你千万不要小看了咱们狭隘的愚昧的乡巴佬。你这个臭婊子！”

曾善美：“我不是婊子。你应该懂得什么叫做婊子。婊子是卖钱的。比如，你奶奶非得你爷爷给她五块大洋才剪开裤带；第二次嫁人又是先见钱才上轿——”

金祥：“住口住口！你给我住口！”

金祥：“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一点人的良心？我九十岁的奶奶，为了你他妈的吃上绿色食品，一年四季辛辛苦苦地养鸡，一个一个地攒下鸡蛋。我七十岁的老父十天半月地挤一趟臭烘烘的长途汽车，给你送新鲜鸡蛋和蔬菜。你他妈的居然还忍心伤害她老人家？啊？”

提起他乡下的亲人，罕见的泪水湿透了金祥的眼睛。一时间他什么也看不见，眼前就是一片无边无际的仇恨。这仇恨像大雾一样灌满了他的胸腔，使他呼吸困难，肺部生痛，喉咙里发出不由自主的锉牙声。这时候，他又听见了他绝对不愿意再听见的曾善美的声音。他觉得这个婊子的声音是那么刻毒，阴险，傲慢，粘滑，像一条蚂蟥一样在往

他肉体里钻。

曾善美：“你这是什么话？怎么就完全不分青红皂白了？婊子是婊子的事，鸡蛋是鸡蛋的事。鸡蛋是你们家自愿送来的，凡送来的东西我都给了几倍的钱。每一次你们家来人，都是我买菜下厨，顿顿的好酒加一大桌子的菜。另外还陪他们上街买礼物。他们一来就到处吐痰，往餐桌背面擦鼻涕，乱用毛巾和牙刷。我得整整做上一个星期的清洁。难道这些你都忘了？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一件多么使人难以接受的事情？难道你没有抱怨过？况且实际上他们是冲着你才送什么鸡蛋杂碎的，如果我与你没有关系，就是给钱买，他们愿意送吗？”

金祥再也忍受不了了。他塞住了耳朵。

金祥：“好！一切都不要说了。现在我给你上一道大菜。”

金祥从沙发上长大一般地站起来，他显得前所未有的高大和强健。在长期的城市生活里被软化的肌肉纷纷虬结。他颈侧和额头的血管怒张如春天的蚯蚓。曾善美的躲避动作没有任何意义，她一下子就被金祥从橡皮树后面揪了出来。

金祥把曾善美扔到床上，三下两下就四脚朝天地捆好了她。接着青蛙剥皮似的刮掉了她那身瘀血一般的晦气睡衣。同样地，曾善美的反抗也毫无意义。她的娇小越发衬托出金祥的强大，她的喘息和液体成了金祥的刺激剂。曾善美不顾体面的赤身露体的挣扎使她的肉体动作突破了平日良家妇女的床上模式，性感十足，春光四溢。金祥犹如井底之蛙蓦见天地，脑子里一片热闹，有信息爆炸之感。

金祥欣喜地淫邪地仇恨地对曾善美说：“我要强奸你。”

金祥的衣服在他的一阵手忙脚乱中飞离了他的身体。他的身体霸道地挺拔怒张着，他炫耀地在曾善美身边摇晃。再一次十分明确地强调：“我要强奸你！”

金祥：“我要强奸你。我要让你重温旧梦。看看我，今天它终于解放了，你不觉得它士气高涨，完全有能力既强奸又诱奸你吗？”

金祥：“你和你表弟干了几年？”

曾善美：“到我结婚之前。”

金祥顿住了。

金祥：“我操你妈！我操####”

金祥没头没脑地对曾善美加倍地折磨了一番。在这个过程中，金祥又泄了一次。但是他立刻又横刀跃马地上了曾善美的身。他要他的气势，要他对曾善美的压迫感。显而易见，这种阵势中的曾善美完全没有了躲在橡皮树下面的那份优越。

金祥：“告诉我！你这个烂婊子！你表弟干你的时候，你舒服吗？你有高潮吗？”

曾善美：“金祥，”

金祥：“别叫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不是你肮脏的嘴巴可以叫的。说！有吗？”

曾善美：“是的。”

金祥：“我是不是要搞死你这个婊子才好呢！告诉我，他的鸡巴大还是我的大？你们互相用嘴吗？还有，你怀孕过吗？”

曾善美：“你太过分太下流了。好！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满足你。可你像一个男人吗？你敢告诉我你在九龙沟做的事情吗？你不敢！即便我是婊子，你还不如我呢！”

金祥：“放你妈的狗屁！我不如你？你看清楚现在把你奸得落花流水的男人是谁？是一个杀人如麻的英雄的儿子。我告诉你实话，杀人算什么？为了正义和不受侮辱而杀人是伟大的事业，是最勇敢的人才做得了的事情。做婊子哪里够资格与杀人相提并论！你一定明白这世界上有的人是该死的，比如你。我要奸死你，让你死得其所。你怀过孕吗？说！”

曾善美：“你杀过人吗？”

金祥：“你给我说！”

曾善美：“应该你回答我了。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了。你不能这么没种！你回答了我我再回答你的问题。我是绝对说到做到的。只有你，懦夫，一直不敢面对我。”

他们的空间是暗无天日的。房门紧闭，窗帘低垂。电视在客厅里大声地机械他说话掩盖着他们的密语。他们在一片狼藉的床上肉搏，两人紧紧贴在一起，汗水和体液将他们沉坠到最隐秘的个人深渊里。到了这一步，好像再也没有什么是不可能说的了，只要



能够挑战和重创对方。

金祥俯身，贴着曾善美，把嘴凑近她的耳朵。他们另一侧的效果则是曾善美的嘴也贴着金祥的耳朵。给人的错觉是，这是目标精确的激光制导轰炸，通道只是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外界无法截获他们的任何信息。这种错觉让金祥产生了宣泄深埋的秘书的快感，他觉得也只有靠这个才能重创她。他如此不堪地糟蹋她，她到现在居然还没有流一滴眼泪。他必须找到最有效的武器，他要她哭！

曾善美：“你这狗杂种！你胡来我就要叫人了。”

金祥：“不会的，臭婊子。你是一个死都要面子的婊子。我也是一个死都要面子的狗鸡巴。我们不会让人家知道的。再说，我有权力奸你。我是受法律保护的。再说，你天生就是要被强奸的，你不知道你现在有多美，你不被强奸的时候根本无法与现在媲美。”

金祥是在强行进入了曾善美的身体之后断断续续地说这些话的。他非常地得意，非常地起劲，淫心荡漾，不能自禁，结果很快就一泄如注了。

曾善美把头歪在枕头里，嚤嚤地哭泣起来。

金祥：“你哭了？不过瘾吗？别着急，我马上又要来的。这一次保证质量，这一次就是诱奸了。是你的表弟了。年轻人，花样会很多的。”

金祥松开了曾善美的两条腿，但是他用手紧紧地捏住它们，将曾善美的身体翻过来倒过去。

金祥：“告诉我，你的姨父干了你多少次？说真话！你是一个磊落的人，是你强调说真话的。你说！”

曾善美：“我不记得了。”

金祥：“那就是说不计其数，是吗？”

曾善美：“... ”

金祥加重和加快了对曾善美的冲击。他冲击她的许多个部位。曾善美咬牙切齿地忍受着。

曾善美：“你不用这样折磨我。我告诉过你，我是有勇气说真话的。但是你能再

折磨我。”

金祥：“好。我慢慢地来，我温柔地来，你让我不来是不成的，我生平头一次尝到强奸和诱奸的美味呢，你就成全我吧。何况咱们正说的是这么淫荡的事情，怎么能不做？你潮湿得像水里的鱼呢，难道我这么不懂事？”

金祥：“我再换一个方式问你：你姨父奸了你几年？”

曾善美：“五年。”

金祥：“五年？到你二十岁！五年里每次都是强奸吗？可能吗？”

曾善美：“我没有办法。我不能告他，他不能去坐牢。我姨离不开他。他们要抚养三个孩子和我，靠我姨一个人是不成的。”

金祥：“这么说，从你十八岁开始，他们父子俩共同奸你一个人？”

曾善美：“...”

金祥抓住曾善美的头发往床架上猛撞：“说！”

曾善美：“是的。”

金祥：“畜生！婊子！不要脸！你们这哪里是人！”

金祥：“婊子，你别动。现在让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当年，一个十一岁的勇敢男孩子，在某一个晚上，从那个森严壁垒的工厂的食堂下水道里钻进去，把一种鱼的内脏放进了他们的鱼头豆腐汤里。就这么简单。上夜班的人来吃晚餐了。结果就中毒了。因为贪吃而吃得太多的人后来就一命呜呼了。飞机呜呜地盘旋，是我把飞机引到了九龙沟。我很自豪。我敢说许多农民一辈子见到的最大的世面就是我为他们创造的。”

曾善美的泪水流了出来。曾善美眼泪汪汪地望着金祥。金祥想，这就对了。

曾善美：“我不相信是鱼，什么鱼？”

金祥：“河豚。我养父抓到了一条河豚，剖开吃肉，让我把内脏挖一个深坑埋了，说它是剧毒。”

曾善美：“我还是不太相信。你为什么要下毒呢？我们整日关在工厂里面，你们是我们一点瓜葛没有的农民。难道我们家有人得罪过你吗？”

金祥：“我不认识你们这个家庭，也没有个人恩怨。就是他妈的那个工厂太牛X了。

那么高的围墙，上面还拉电网，门房日夜值班，不让我们农民的孩子进去玩耍。你们凭什么霸占了我们的土地还对我们盛气凌人？我溜进去偷过一次葡萄，被逮住推了出来，鼻子摔破了，流了很多血。我发誓要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的。”

曾善美：“就这么简单的原因？”

金祥：“你觉得简单吗？我觉得并不简单，很简单。那年我十一岁，都以为我年幼无知，其实我懂事得很。这就是阶级仇恨。人类世界非常重大的问题之一。”

曾善美：“可是你一定没有想到会死人的，而且是那么多人。后来你后悔和害怕吗？”

金祥：“没有。我们红安人不怕杀人更不怕死人。死几个人算什么？地球照样转动。中国照样人口过剩。”

曾善美决心说出比金祥更狠的话，要穿透他们俩十五年的婚姻，穿透此刻他们还在缠绕着的紧密关系，穿透他们关系中所有的回旋余地，直捣他的心脏。

曾善美停止了流泪。

曾善美：“你听好了。现在让我来回答你最希望知道的问题。我表弟的东西比你的大多了，那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我们什么方式都用，每次都能尽情尽兴。你一个农民，天生就缺乏那份风流。是死活都理解不了那种风情的。我当然是怀过孕的。一个健康的女孩子，拥有那么激情的性生活，能不怀孕？老实告诉你吧，我在婚前流产过两次。患了子宫内膜炎，从此就不能生育了。非常抱歉，如果说我对你有欺骗行为，也就只有这一点。你是你们金家的独生子。你肩负着你们家族传宗接代的重大责任。按说我是最不应该在这一点上欺骗你的。谁知道鬼使神差地就这样了。可你不也是在最不应该欺骗我的地方欺骗了我吗？你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是谁，你居然不赶紧躲开，还与我结了婚。当然，仔细想一想，你也应该与我结婚，应该伺候我十五年。应该遭到绝子绝嗣的报应。因为是你造成了我的不幸。是你害苦了我。这是天意。你说呢？”

对于金祥来说，这一刻是他人生的灭顶之灾。他突然发现自己一切的一切，全是建立和浪费在一堆垃圾上，而人生只有一次！

金祥从曾善美身上颓然地滚落了下来。

## 12

当太阳又升起来的时候，曾善美还是按时起床了。她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非常精心地化了一个淡妆。我们从满面春色在食堂买早点的曾善美身上发现，化妆绝对是女人的魔术。发明它的一定是一个洞悉世事未雨绸缪的女权主义的巫女。

在昨夜里饱受蹂躏的曾善美出现在办公室时的形象犹如一叶含露的青草，娇小，清新，淡雅，芬芳可人。她用干净的抹布将办公室的办公桌一一地擦过。她为窗台上的文竹和吊兰浇了水。光芒通透而又健康饱满的初升太阳把她为花草整理枯枝败叶的手指勾勒得玲珑剔透，色泽金黄。凡进办公室的人，无不从曾善美美丽的手指上获得无形的暗示：生活是正常的，工作是美好的，你我是平安的。

**MORNING?**

**MORNING!**

一连串的早上的问好愉快地回旋在曾善美他们办公室的同事之间。他们喜欢在日常生活的反复琐碎的关节处使用简洁的英语。比如通常他们只说“YES”、“NO”、“GO”、“SHIT”等等。流畅的不费口舌的发音消解着他们生活的复杂。一般只有当谁遇上了问题，无论是来自家庭的还是外界的，他才会无意中不再使用英语。只有中国的复杂语言才能贴切地解释中国的复杂矛盾。但是这一天曾善美还是毫无障碍地对她的同事们打招呼说：“MORNING!”

曾善美今天并没有沉默寡言。她一边工作一边与大家聊天。他们今天谈论的主题是童话王国里的当代新童话，即丹麦王子与具有中国血统的香港姑娘喜结良缘的事。丹麦王子乔基姆现年二十六岁，英俊潇洒，他的婚事一直为大众舆论和新闻传媒所热烈关注，几乎人人都以为他至少要选择一個漂亮的欧洲金发女郎。可他却与曼利小姐定了婚。曼利小姐对乔基姆来说实际上是大姐。她今年已年满三十一岁。她的父系是中国血统，她的祖母和父亲都出生在上海；她的母亲是奥地利人。曼利小姐自己是英国籍，会说一口

的广东话。

曾善美们为中国广东话进入丹麦王宫感到高兴。他们断言丹麦王子一定是读安徒生的童话读得太多了。

更加助人谈兴的是电视里面播出了乔基姆和曼利的订婚仪式的场面。全世界的人都看见了紧跟在这对新人后面的一个风度翩翩喜笑颜开的长者，大家以为他必然地是一位皇亲国戚，可是电视里的播音员严肃地指出，这是一个国际骗子，专门地骗吃骗喝。他是自己坐飞机赶到哥本哈根的，就那么大大咧咧地走进了王宫，还乐呵呵地挤在新人的身边，目的就是想在订婚宴席上大饱口福。当这位乐呵呵和蔼可亲的人还在电视屏幕上向全世界得意微笑的时候，播音员报道的却已经是结果：他已经当场被国际刑警抓获，因为他有混吃混喝的案底。原来他老人家已经是多次出席国际上这一类高规格的宴会了。

这个大胆可爱的没有危害的国际骗子，他一定没有想到，曾善美和她的同事们由于生活中出现了一个他，这一天过得是多么轻松和愉快。

金祥则在他的周围与人大谈北约轰炸波黑塞族的事情，对北约的高技术军事武器十分地入迷。这在一个男人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多数男人对战争是非常感兴趣的。

金祥脸很黑，是农民的皮肤，一般不会被别人从表面看出什么蹊跷来。他只是头脑有点恍惚，脚底有一些发飘。但他绝对不是一个脆弱的人。他深知现在自己越发要在事业上立住。他和曾善美是完蛋了。但只要他在事业上发达兴旺，女人和爱情是不用愁的。现在改革开放了，大街上美女如云，大饭店里美腿如林——这是现在的大街向我们再三强调的一个事实。毕竟时代不同了。人可以活得潇洒一些。面包会有的，孩子也会有的。他还年轻得很呢。只是他一定要在事业上稳住。

这个早晨，当曾善美在她的办公室浇花的时候，金祥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浇花。后来就办公。喝茶。看报纸。打电话。在电话里与朋友谈妥了兑换八百马克的事情，约好明天中午在蒙娜丽莎餐馆一块儿吃饭办事。其余的时间与同事大谈战争与武器。没有任何人发现金祥的腿发飘。

这是舒缓的，平和的，宁静的，一如既往的一天。金祥和曾善美不约而同地共同制

造了这样的一天。就如他们制造的许多个这样的白天。

不过，说他们制造白天似乎容易让人理解出别的一层意思，好像他们对于公开的生活过于精心和刻意地虚饰。其实不是。制造没有别的意思，就是纯粹的制造，就像世界上最完美的名牌小汽车和轩尼诗干邑白兰地，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制造出来的。制造公众习惯的白天的表面的生活是不难的。金祥曾善美都是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了。走到这一步，在一个大城市的国家级的科研单位里拥有称心而稳定的工作和一套两居室的住房和大家的尊重与喜爱，这是来之不易的。生活早已调教了他们。他们已经习惯了一种白天的生活方式。他们已经无须刻意伪装。因为无论是男人金祥还是女人曾善美，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人。至于有一些人发生了一点事情就会产生不分场合的冲动，有到处哭泣和倾诉的欲望，那是幼稚可笑的。是比较不聪明的人。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发生在现年四十二岁的金祥和三十八岁的曾善美身上。他们是中国最沉得住气的一代人。

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人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解铃就得系铃人。你只能自己与自己对话，自己对自己哭泣，自己向自己倾诉。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地强调了金祥曾善美天衣无缝的白天生活。他们的白天真的就是天衣无缝的。因为我们的人群中有着不少的金祥曾善美，所以，逻辑断裂了，理论是形而上的，人类屡屡为短视所束缚。比如永远解释不清楚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就像狗永远怀着疑问追咬自己的尾巴，而我们还在一旁无知地嘲笑狗。所以，时间是能够倒流的，隐秘的空间是可以随意建立的；果完全可以先于因，死也可以先于生。所以，天下发生的事情有许多是找不出答案的。比如那个混进丹麦王子的订婚宴会的老顽童，我们相信仅仅是他飞到丹麦去的机票钱，就足够他饱吃几顿鸡鸭鱼肉。一个人的胃容量能有多大？但他还是做了违背常识的事情。

## 13

黑夜再度降临。

这个夜晚下起了大雨。

一切都回到了开始。金祥坐在沙发上，抽烟，喝茶。曾善美当然还是穿着她那套没有眼缘的睡衣，坐在他们家的橡皮树下。他们默默地坐了很久。曾善美一直垂着眼睛，没有说话的意思。金祥认为只有靠他来打破沉默了。

当某种事物一旦突破极限，事物的实质就会发生突变。在黑夜再度降临的时候，金祥发现自己昨夜的痛苦业已烟消云散。户外的雨声非常悦耳。香烟也很香。面前的曾善美已经是别人，一个半老的可恶的不会生育的废物妇女，穿着一件令人生厌的睡衣，垂头丧气，正在枯萎，再也引起不了金祥的半点性欲。他远远地坐着。绝对不会再去碰她。他忽然醒悟到，其实他是早就应该抛弃她的。现在机会来了。

想必曾善美也突然意识到了她将面对的结局。她一定有一点始料不及。她这么一个半老妇女以后怎么办呢？日常生活的能力都那么弱。她今后怎么办？昨晚金祥对她的强暴也许就是她此生对于热烈奔放的性事的最后一个回忆。事情是由曾善美挑起的，她用自伤来引诱鲨鱼，结果是被鲨鱼吃掉了。女人毕竟是女人。她的无话可说是可以理解的。

金祥暗自地得意起来。他沉默是因为他需要时间殚思竭虑。他需要打腹稿。他打完腹稿之后说出来的话，将让曾善美不得不理智地接受他们的结局。

金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曾善美闻声慢慢地抬起头来。她眼睛里野猫的光芒已经消失，瞳孔是两个黑洞。

金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但是我们已经两败俱伤，好像已经失去了共同生活的基础。为了避免大家在一起的痛苦和尴尬，我们最好的选择是分开过日子。当然，我们曾经是多年的夫妻。就像俗话说的：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海水深。就凭我们相濡以沫生活十五年，我们还可以是最好的朋友。我发誓我已经忘记了你的过去。我绝对不会对任何人说你的半点事情。我以我奶奶的生命发誓。你当然也忘记了我的事情。我无须你发誓。因为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为人磊落的好女人。你从来没有说过任何人的坏话。这一点我是十分了解和深深地尊重的。”

金祥：“你仔细想想，我们现在是不是别无选择了。说实在的，现在我无法面对你。坐在这屋里我如坐针毡。想必你也有同感。我们对彼此的伤害太深刻了。”

金祥：“善美，我们分手吧。我可以不要房子，可以不要这屋里的所有东西。你的生活将没有什么改变。我只带走我的衣物用具和存款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好吗？”

金祥：“你可以多考虑一下再给我回答。我不着急。我们得找一个对我们俩都有利的结果。”

曾善美：“你说完了？”

金祥：“说完了。”

曾善美：“是深思熟虑的吗？”

金祥：“当然是了。”

曾善美：“你就没有考虑一下投案自首的可能？”

这就是女人。金祥发出一阵遇到了特别好笑的事情的那种大笑。

金祥：“为什么？凭什么？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什么话都没有说。投案从何谈起？”

曾善美又回到了沉默之中。她的脖子受潮一般渐渐垮了下去。她蜷缩在橡皮树底下一动不动像是在石化。

金祥倒了一杯水。对曾善美说：“喝点水吧。”

金祥无声地祈祷：但愿这是最后一次为这个女人倒水。

曾善美没有喝水。她沉默着。时间在她的沉默中过去了整整两个小时。

曾善美再次抬头说的第一句话大出金祥的意料。她说：“我饿了。”

金祥：“什么？”

曾善美：“我饿得厉害。可能是我终于想通了的缘故。”

金祥：“你想通了！那我们就吃一点什么吧。”

曾善美：“据说现在的人离婚还兴一块儿去餐馆吃一顿分手饭。原来还觉得挺可笑的。现在事情落到自己头上，才体会到一点不奇怪。毕竟曾经是夫妻，之间的恩恩怨怨都只有自己知道。既然一切都欲说还休，既然彼此还有攻守同盟，不如好好吃一顿饭，一醉方休了事。你以为呢？”

金祥以为曾善美说的极是。当曾善美一刻没有在离婚书上签字，她一刻的话都说得



极是。

金祥：“你说得非常好。”

金祥曾善美一起来到了厨房。和平日一样，金祥掌勺，曾善美打下手。他们不一会儿就做好了几样小菜。酒菜一上桌，曾善美活跃起来。她又吃又喝。频频地与金祥碰杯。但是她不说话。吃到将近尾声，曾善美醉眼迷蒙了，这才冒出一句书生气十足的话。

曾善美：“你杀了那么多人，难道心里真的一一点什么都没有？没有良心的谴责？悔恨？害怕？一生都不被同样的噩梦所缠绕？请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好吗？我以我姨的幸福发誓，我就问这一次，今后永不再提。”

金祥：“你在胡说什么呢？你醉了！”

曾善美醉得趴在了餐桌上。金祥厌恶地把她弄到了床上，没有忘记特意戴上了曾善美洗涤用的橡皮手套。他实在是不愿意再碰她了。

凌晨一点，金祥在沙发上比较愉快地比较深沉地入睡。昨夜的疯狂使他的身体太累太累，如果今晚他不智取曾善美，那么他的心也会太累太累，后果将不堪设想。谢天谢地，今晚的效果是令他满意的。他欣赏自己的口才。他喜欢雨声。他喜欢风雨给他们家注入的清新空气。金祥估计他们的离婚会比较迅速。现在就差找一个对外的公开借口了。今晚金祥的脑子非常灵光，他想，就说是曾善美提出的离婚，因为她太爱他为了他有个孩子。曾善美的形象将在设计院继续大放光彩。他也没有什么损失。一个男人想要后代是无可非议的。对，就这么着吧。

金祥在睡前还看了几页书。这是在这一段噩梦般的夜晚中不可想象的事。现在问题总算是初步解决了。金祥有理由相信他的曙光终于出现在他天空的东方。

曾善美也决心在今晚彻底地解决问题。她的方式很果断：消灭金祥。从前曾善美无论怎么都没有想到，作为一个人，竟然可以像金祥这样灭绝人性。血债累累却泰然自若，无耻之极。他一定不是一个人，曾善美坚信这一点。通过金祥的例子曾善美获得了一个认识上的飞跃：人类这种生物肯定也不是纯粹的，就像一块草坪上会混进一些杂草一样。他们是人类的外形，禽兽的心脑。事实就是这样的。但是一般人不会相信她的话。现在

人类的思想既幼稚又僵化，因循守旧，作茧自缚。对自己为什么能够悬挂在地球上从来不作新的设想，对太空几乎一无所知，假想的太空人千篇一律，和武侠小说当中的侠客没有什么区别，无非是英雄救美，杀富济贫而已。自然消灭金祥的事情就不能指望他们了。他们会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很复杂。他们会要看得见摸得着的所谓证据。而金祥的投毒杀人是没有证据的。前后几分钟的事情，黑的夜，来去如风。足以让法律判死刑的证据没有发生，发生的是结果：许多人死了。

曾善美对于由自己来承担消灭金祥的义务深感理所当然。总要有一些真正勇敢的人来为人类服务，来主持公道。于是，在凌晨两点多钟的时候，没有喝醉也没有睡着的非常清醒的曾善美悄悄地戴上手套，拿出了一把她事先藏好的利刃，对准金祥的心脏，一刀就插了进去。在悦耳的雨声中，她的整个行动只意味着他们家的客厅里发出了“噗”的一种声音，略微比雨声要响一些。只有一点是曾善美没有预料到的，那就是她的力量比她自己估计的要大得多，利刃差一点就没柄了。看来仇恨的力量也是不可用常识来估量的。

## 14

同样地，关于金祥被杀的发现以及破案的过程是没有什么可以多写的了。它们与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的凶杀案都差不多。有无数的小说、电影以及号称真实的报告文学为我们提供现场场面和追凶细节。使金祥的凶杀案显得更为平淡的是大雨。做工简陋的宿舍楼漏雨漏得厉害，楼道里像洪水暴发一样，冲掉了凶手可能留下的脚印和其他有可能帮助侦破的蛛丝马迹。所以，就连穿警服的刑侦人员在民居内外，睁着炯炯有神的双眼，拉着警犬，紧张地拍照提取脚印和有关痕迹的场面也没有出现。

这样，金祥的死当然就只能程式化地展开侦破。也是说按照一般的仇杀、情杀和财杀三个方面的动机展开调查。

曾善美也当然地被列入过调查名单。但是曾善美很快就被排除了。设计院的人们在接受警察的询问时他们肯定地有百分之百把握地说：“你们不该怀疑曾善美，她绝对不

可能是凶手。他们是一对结婚十五年的相依为命的恩爱夫妻。现在曾善美伤心得都要跟着金祥去了。你们居然还怀疑她！你们要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老主任的妻子对警察冷漠的怀疑一切的态度都愤怒了。

当然，警察还是详细询问了曾善美的许多具体表现。对于群众的回答我们也是可想而知的了。当然，警察也还作了一些技术性的鉴定，他们也发现，像曾善美这么一个娇小的纤弱的、手腕纤细如柳的女人一刀捅死健壮的金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通过对金祥身边关系的筛选排除，金祥被杀案的最大嫌疑人是他下面公司的一个小老板。这个小老板与金祥有过几次激烈的争吵，曾对人说：金祥找他的麻烦等于是找死，此人在金祥被杀的那个雨夜失踪。警方认为这种巧合不太像是偶然的。而且在调查中又发现了小老板有贩毒的行为。于是警方发出了通缉令。

按说小老板与金祥应该又是一个故事了。但是就是他为金祥曾善美的故事划上了句号。事情是在第二年的全国“严打”中发生的。那个小老板在市郊他租用的农村楼房里被警察堵住。这是他的贩毒窝点。屋里藏着成麻袋的毒品。当警察冲进去抓他的时候，他拉响了别在腰间的手榴弹，与一个警察同归于尽。落网的是小老板的三个同伙，他们一被逮住就拼命揭发小老板。其中就揭发出了谋杀设计院的金祥一案。他们描述说：有一次喝酒的时候，小老板威胁他们：你们不干我就杀了你们，反正我是够死罪了，杀一个多一个垫背的。设计院的金祥，我不就是把他做了吗？

金祥的悬案就此结案。

金祥凶杀案的结案使有关警察松了一口气。因为有许多案子一悬多少年。几代警察，花了不知多少钱，多少精力，多少心血，还是一个悬案。比如襄樊九龙沟135保密工厂的投毒案，发生在一九六五年。在一种绝密的代号叫做“胜利531”的军事科技产品就要成功的前一刻，研究它的技术人员在一次夜餐中全部中毒。包括总工程师夫妇在内的九人死亡。导致“胜利531”前功尽弃。整个工厂陷于瘫痪。国家蒙受巨大的损失。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政治的背景和因素非常明显。因为中毒的情形酷似美国用于军事上的一种麻痹性剧毒化学药品产生的症状。由于当时我们缺乏精密仪器和几种试剂，毒品分析无法

出具精确的报告。即便没有精确的报告，大家也一致感觉到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阶级斗争异常复杂。因此，国家安全部也参与了破案。主要追查美蒋间谍与特务。当年全厂三百五十一人连同门房，清洁女工统统受到严格的追索上下三代的审查。倒真的审查出了不少隐瞒历史和偷听敌台的人。但是投毒者始终不能确定。后来工厂转产，原有人员流散，给侦破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三十一年过去了，现在对几个主要嫌疑人的监控还没有撤销，含毒的鱼头豆腐汤至今还被保存着，这些都在分分秒秒地消耗着国家的金钱——像这样的悬案，你说他妈的可不可能让人有一个盼头？如果用这所钢铁设计院的群众的眼光来看，是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生来就模模糊糊，到处留下的都是语焉不详的人生片断，把他周围的人和事，把生活与历史都搅得似是而非了呢？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二日于汉口

-----

黄金书屋 扫描校对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回目录